

# 重讀中國早期攝影作品

美國民間藝術收藏及研究機構蓋蒂研究所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去年為一批館藏的極為珍貴的中國早期攝影作品舉辦了一次展覽，取名「丹青與快門：早期中國攝影」(Brush and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並同時推出同名的學術論文集。該書入選2012年克朗茲圖書獎 (Kraszna-Krausz Book Award)，後者是影像藝術類的圖書之至高榮譽。

中國攝影史特別是早期攝影史的研究，近年來在海內外學術界不斷升溫，也引起了收藏界的關注。而對攝影作品的不同讀解，對深入藝術史甚至對中國社會的演變的探討，也提供了不同的參考依據和資源。

香港大學出版社近日推出《丹青與快門：早期中國攝影》的中文版，而在上周開幕的香港書展上，此書也作了華麗的亮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據報道，2011年蓋蒂研究所舉辦的早期中國攝影展，是美國自1978年以來在同主題內舉辦的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攝影收藏展的策展人范德珍 (Frances Terpak)，是蓋蒂研究所攝影收藏的開創者、組織者和研究者，也是《丹青與快門》一書的編輯之一。在準備展覽前，她邀請所內另一位同事、建築史專家郭傑偉 (Jeffrey W. Cody) 加入合作，後者曾在中國工作生活長達10年。

2003年，蓋蒂研究所購進一組中國早期攝影作品約2千件。隨後，他們便展開對此新的收藏領域的研究，發掘

那些以往未被人注意的新領域。和過去曾舉辦的中國攝影作品展只關注西方攝影師作品不同，范德珍和她的同事們將注意力給予那些學習、並積極參與攝影活動的中國攝影師。而在隨後編輯出版的論文集《丹青與快門：早期中國攝影》中，攝影在清代以來的中國的普及和流行，不同種類 (肖像、風景和全景) 攝影作品內涵的解讀，以及對中國攝影師的歷史脈絡的整理，也體現了編輯兼策展人和研究者的用意。

為了更好的了解《丹青與快門》背後的策劃和研究工作，記者通過電郵對兩位編輯進行了採訪。

問：記者 答：編輯郭傑偉 (Jeffrey W. Cody)、范德珍 (Frances Terpak)

問：可否介紹一下編輯這本早期中國攝影論文集的背景？從書中我們了解到還有一個與此書同時進行的同名圖片展「丹青和影像」。能具體談談這個情況麼？

答：坐落在洛杉磯的蓋蒂研究所，作為蓋蒂中心 (www.getty.edu) 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為全世界的人保存和展示世界上優秀的藝術遺產。在準備這本出版物和相關展覽期間，我們舉辦了一個為期2天的工作坊，並邀請中國的以及世界各地的亞洲學者共同前來鑒賞這批中國早期的攝影作品。作為工作坊的成果，我們邀請了4位學者為本書寫了論文，並與去年2月開幕的「丹青和影像」圖片展 (www.getty.edu/research/exhibitions\_events/exhibitions/brush\_shutter/index.html) 配合起來。我們希望這些學者以各自不同的學術背景，能對這批攝影作品提出不同的觀點。因此，你會看到這四位學者中，有3位來自中國不同的地區：北京 (巫鴻)、台灣 (胡素馨) 和香港 (黎健強)。我們出版刊物和舉辦展覽，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能盡可能多的探索早期中國攝影的問題。另一個目的是，我們也希望展示19世紀中國畫藝術 (以毛筆為象徵) 和新的攝影媒體 (以快門為象徵) 之間的歷史淵源。此外，因為這本書和這次展覽，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能夠對蓋蒂在中國攝影領域的收藏給予更多的關注，並利用這些收藏進行更多的學術研究。

殖民主義、科技、美學等領域的一個側面去更好地理解理解和鑒賞。

問：這本中國早期攝影的論文中，有很多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跨學科是攝影學術研究的一個趨勢麼？

答：攝影作為重要的研究工具，本身就為跨學科的學術研究所用，因為攝影作品可以被不同學科的學者們「讀到」，而不像一般文體有時需要先去翻譯。所以，蓋蒂研究所的一個目標之一就是要讓我們在中國攝影方面的館藏，通過展覽、出版乃至互聯網，讓更多的人看到。

問：這本論文集裡也談及了不少中國的攝影師和他們的作品，也討論了早期中國攝影的普及和接受問題，後者一直被學術界忽略，而香港學者黎健強的論文，更指出攝影理論早在中國古代就有記載。是否攝影在中國的接受過程也是本書關注的重點之一？為什麼這些問題對你們而言這麼重要？

答：從1839年攝影技術被發明以來，它就是世界範圍內，人們理解某個地區和事件最重要的手段。中國之所以在攝影歷史中佔據一個特殊的位置，是因為從晚清到共和國這段時期，攝影發生之早之快，是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此外，攝影也與當時中國發生著的豐富的文化轉變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從很多方面看，早期中國對攝影的歡迎程度——比如很多中國攝影師對此技術的應用不斷創新，也令當時的中國在全世界製造業、科技和藝術處於領先位置。攝影在早期中國的接受問題儘管是這本論文集的重要主題，但也只是被早期研究者忽略的主題中的一個。

問：這次收錄在這本書裡的圖片是蓋蒂研究所於2003年買下的。能否介紹一下蓋蒂研究所對中國早期



■同興(Tung Hing)中國攝影師/工作室拍太湖，1860—70年代。



■李鴻章肖像 攝影：梁時泰，1878



攝影圖片這個歷史資料整理和收藏的情況？

答：在蓋蒂研究所擁有的中國攝影圖片，年份主要集中在1850年到20世紀早期之間。我們有超過2千件的藏品，包括相冊、單幅攝影圖片、折疊的全景圖、以及名片格式肖像 (CDV)。拍這些攝影作品的攝影師，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我們希望能繼續擴大對中國攝影的收藏，這樣可以為將來舉辦更多的展覽，啟發更多的學者進行創新性的學術研究，這也是我們的使命。

問：有哪些其他有關早期中國攝影的項目正在進行中？

答：蓋蒂研究所的攝影藏品內容非常廣泛，可以支持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我們持續外借我們的館藏，並免費提供藏品的複製品。比如著名的華裔新聞攝影師劉香成 (Liu Heung Shing) 就曾複製了一些我們在2011年時舉辦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展覽作品，之後他將這批作品帶到北京世界藝術館以及中國其他城市進行展覽。我們的使命是支持學者和公眾，因此我們非常願意通過更深入的合作建構我們在中國攝影方面的收藏，並讓它們為更多人所知、所用。比如，今年10月10號到13號將在北京大學舉辦、由蓋蒂資助的名為「相遇清代：中國與西方的藝術交流」大會 (http://qingcounters.weebly.com)，攝影研究將會是交流會其中一個主題。我們也希望這本書《丹青與快門：早期的中國攝影》的中文版，能引發更多的人對中國早期攝影、乃至對中國的興趣，以及中國學者對我們藏品有任何新發現，我們都將非常高興。

## N城記：上海/北京 文：小蝴蝶

### 致命的女人

純文學雜誌《天南》的第八期主題是「Femme Fatale」(法語：致命的女人)，這大概也是有文學以來最久遠的主題之一了。7月21日的上海沙龍邀請了在本期雜誌發表作品的幾位作者，包括作家、譯者和編輯，來到一家獨立書店，與讀者互動，探討致命女人的魅力。

《天南》雜誌將它的特別策劃分為兩個部分：Femmes vu par... (擬視女性) 和 Un Certain Regard (女性凝視)。本期沙龍的嘉賓之一，台灣女作家張慧菁的《蟲陣》被收入前一部分，這位歷史學博士，從歷史和神話的視角，回歸人類的原始時代，以一篇奇幻小說尋找致命女人的原型。第二部分收錄了嘉賓走走的《黃色評論家·金牛女·編輯三》、包慧怡的《島嶼生活》、魯敏的《西天寺》與張怡微的《嗜癡記》，展現當代中國女性寫作的豐富面向。

在琢磨如何翻譯femme fatale的時候，總有一些對應的詞語跳出來，比如「毒如蛇蠍」。夏娃因為聽信蛇的謠言，誘惑亞當吃了禁果，從那時起，蛇就成了致命女人的代名詞，她們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上扮演了一個個讓人心癢難耐的角色。蛇蠍女的另一個原型是希臘神話裡的美杜莎，她長得美又心術不正，在雅典娜的神廟裡誘惑了海神，遂被毀壞面容，頭髮裡長出蛇，你若敢盯着她看，就會變成石頭。保守的中國人在他們的上古神話裡，造人 (暗示着性繁殖) 的女媧也是人首蛇身。

中國人後來將這些致命的女人與狐狸聯繫了起來，比起蛇的蠻荒式的性感，狐狸倒多出了幾分可愛嬌俏的意味。她們是禍國殃民的寵妃在民間的傳說，有時也化身美女與讀書人在借宿的寺廟裡亂來，她們大概覺得做狐狸很無聊，修道又少了樂趣，就來人間汲取男子陽氣。狐狸精有時也化身真善美，最後還能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這種墮入世俗大團圓喜劇的狐狸精，比起心狠手辣的蛇蠍女，可惜少了幾分誘惑。

致命的女人，其誘惑程度，與她們的危險度相關。越致命的，越教人欲罷不能。麗塔海華絲的吉爾達，瑪琳黛德麗的藍天使，這些致命的女人啊，連希特勒都受不了！有多少人看007電影，倒不是看邦德與女間諜如何滾床單，精彩的在於滾完床單之後，看這些女間諜如何將邦德綁起來、吊起來、鎖起來的景象，再看邦德如何死裡逃生。大概007是男人所能想像到的，能夠對付蛇蠍女人的最佳典型了吧。

詩人鍾情致命的女人，尤其是那些只和妓女約會的壞小子，比如波德萊爾。這些來路不明的女人，身上蘊含了太多不可捉摸的命運感，在詩人的作品裡被反覆吟唱。波德萊爾的名作《致一位過路的女子》，就寫了一個面容悲傷的女人，她身着黑色喪服，眼中醞釀着鉛色風暴，邁着大理石般光潔的雙腿走過，那一瞥使得詩人渾身戰慄。

愛比死更冷，美尤甚。



##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14/07-20/07：

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延續，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美國的經濟體制的有效性深表質疑。社會主義的那套如今趨式微，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現在看來，似乎也沒太好的日子過。也有捍衛資本主義的學者認為，資本主義是唯一通往自由之路和經濟增長的制度。而沒有失敗過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包容罪惡的宗教一樣不存在。資本主義的主要問題是，所謂這個制度創造的公平，實際上催生了越來越多的行政部門，也就是，讓納稅人埋單，但交稅本身已形成了不公平。



在新書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這本書中，學者Luigi Zingales通過對意大利和美國的對比，就政府在稅收等作為上展開了討論。最後他認為，應該加強資本主義和工作倫理之間的關係。

### Time 《時代週刊》23/07：

超長馬拉松運動員Scott Jurek在他的暢銷書Eat&Run裡，談到他在長跑過程中出現的嘔吐和幻覺如家常便飯，但他仍樂在其中。這位在明里蘇達的北部長大的運動員，從小就已經習慣幫家人做各種繁重和枯燥的體力活，一方面沒有選擇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也逐漸學會了苦中作樂。而對於飲食，他也徹底作了改變。過去他曾是一個常吃快餐的人，但現在他成為了素食主義者，不吃肉、蛋、奶製品，而以豆製品為主。他認為，生活和馬拉松長跑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我們常常會問自己，做這件事的意義在哪裡？儘管難以回答，但你會讓自己更堅強。



### The Guardian 《衛報》22/07：

作家E.L.James憑借小說50 Shades of Grey創造了世界上電子書銷售最快的紀錄，也正因為此，很多圖書出版商時時刻刻盯着那些走自助出版道路的作者，看看還有誰會成為下一個E.L.James，後者是娛樂性和市場性兼備。目前，作為全球重要的出版公司之一的企鵝出版社，就已經買下了不少自助出版小說的大綱。小說The End of the Wasp Season的作者Denise Mina就認為，電子書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也改變了書籍的出版方式，特別是對作品的長度給予了極大的自由度。有業內人士相信，企鵝的做法，讓其他出版社都有了行動的參照和信心。



###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22/07：

普利策獲獎作家Amanda Bennett出版了最新回憶錄The Cost of Hope，講述了她的先生Terence Foley和病魔搏鬥的故事。在這本書裡，作家一方面非常坦誠地回憶了兩人婚姻中的起起落落，另一方面則記錄了在美國醫療體系下為丈夫求醫的掙扎和苦澀。有一些細節很有趣，比如她的先生在一次聚會上，如何使用巧計成功吸引她的注意 (當時其先生是駐北京的黃豆銷售公司貿易代表，而她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也有讓人動容的地方，比如她如何看到自己的另一半在兒子12歲生日上忍受疾病的折磨。這本書對全家在對抗疾病上所做的巨大開銷也做了直接的陳述。

